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八

救

古者有救民無救國湯伐桀而極夏武王伐紂以極
商此救民也當時方國分布以法相持諸侯講信脩
睦若出一家干戈相陵未嘗開也安得有救國哉下
建春秋王制不行強者并吞而無馱弱者詹懼而不
保稱兵侵伐從事於湯火矢石之場於是始有援救
之師然則救者乱世之事非三代盛德也雖然即春
秋而論之則提師赴難亦衰世之幸有不可謂無取
於聖人特當時本無救患之心徒欲外示聲援盜名

掠美不足以盡得聖經之褒耳故凡經之書救有出於王臣有出於霸主有出於諸侯有出於大夫有出於夷狄雖有所書之意不同而急於救患無功而還者居多焉

經書王臣救者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蓋衛朔烝父之嬖起難於衛有罪出奔是時黔牟已立衛有君矣而齊僖恩朔附已廼會四國之師伐衛而納之莊王雖固守名義遣師救衛而勢孤力微卒不克救黔牟不免於失位衛朔不免於復歸子突之出其挫衄也甚矣夫子疾諸侯之暴橫傷周室之衰微故書曰王人子突救衛曰救所以傷之也曰子尊王命也蓋天子之師有伐無救今日救則傷之可知公穀謂貴子突似得其意然不知尊王命者乃所以重諸侯之惡也此王命之救

經書霸主救者

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夫荆楚病鄭小白圖霸會宋師而救之自此以後鄭遂帖服來從盟會則非救而無功也春秋安得人之哉蓋小白自莊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兩合諸侯同盟于幽則霸功已盛宜乎楚人畏遁不敢弯弓以向鄭矣至此尚猶伐鄭

兩齊合宋魯之師乃能救則小白之霸未可以為盛
是以春秋書齊人惡其未能卻楚也按莊二十六年
伐徐二十八年伐衛閔元年救刑刑例皆稱人則伐國
救國春秋未與小白明矣○閔元年齊人救邢左曰
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請救邢僖元年齊師曹師
次于聶北救邢先儒以閔元年救邢小白未能率諸
侯以往故貶稱人致之經意似或然矣然謂聶北之
師同合三國能為救援其驅攘之功漸見故小進之
則非也蓋稱師者罪小白也春秋書次有二義
伐而次之則善之救而次之則惡之今邢為狄患朝
不及夕小白主霸合三國以救邢急之可也乃逡巡
顧望次于聶北坐待邢人之罷敝及其既遷而始往
城之而要救患之名豈霸者救哉故書齊師宋師曹
師次于聶北救邢譏齊侯合三師以救邢而不能救
也公謂不及事穀謂言次非救其說不取○僖六年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夫小白自四年年居陵之盟折服
強楚兵威大振至五年會王世子以定其位則霸業
盛矣而鄭畏楚歸逃不盟故六年齊合諸侯伐之楚
以齊伐鄭欲為鄭援於是圍許是以率諸侯而救許
焉經書曰遂云者大齊侯能伐鄭又能救許也諸侯

不序者遂事也穀謂善救許蓋得之矣。成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蓋景公即位之初晉弱楚強齊宋諸君畏楚肆虐橫潰而往晉不能制至鞏之戰大敗齊師兵威浸強諸侯不從者稍稍歸晉故鄭自宣十二年即楚之後及成五年蟲牢之盟始背楚而向晉焉楚以鄭服晉故公子嬰齊帥師伐之景公新得諸侯急鄭之難且慮鄭之病楚復與晉貳於是因嬰齊之再伐大合諸侯之師以救鄭夫楚以一國伐之而晉以九國救之其師旅之衆蓋十倍於楚宜乎既救之後楚不敢以爭鄭鄭不敢以向楚也然干戈既回楚已收鄭於掌股之間晉雖命將與師執其國君以伐其國終景公之世卒不足以得鄭則晉雖區區於救鄭徒勞師動衆歟於兵革耳故經書此傷晉之弱而疾楚之強也。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蓋陳之比楚久矣自重耳定霸城濮始來會盟自後一於附楚雖間從晉命不旋踵而叛之則晉之得陳尤難於得鄭也當魯襄公時晉悼維霸外強內安中國諸侯靡然歸之雖難服之陳亦遠來從晉故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大夫盟而春秋兩

書及以善袁僑則晉悼之功亦云盛矣至五年尋戚
之會合十四國以戒陳未幾而楚殺壬夫立子囊舉
兵以伐陳晉侯雖合諸侯之師戮力救援然陳人畏
楚之威不違事晉至七年鄒之會遂逃歸自是盟會
不來車轅遠矣然則陳之叛晉非悼公罪特勢有所
不可也故經書之亦以傷晉而疾楚也前謂霸主救
者此也

經書諸侯救者

僖十八年夏師救齊夫無嫡立庶庶均立長古今通
義也小白六子均庶以義言之則無虧當立易牙寺
人雖微而立之正矣宋襄公固守信義欲立孝公而
魯出師救之則公之救齊為得正也而經何無善魯
之文蓋提兵出師扶危救難苟合於義則聖人幸其
成功而已僖禧公以一國之師救齊而不能保一無虧
卒使師敗於宋孝公篡立其削弱可知也故書曰師
傷其舉魯之衆而不能救也○宣十二年宋書師伐陳
衛人救陳左氏之意以陳人貳於晉而清丘之盟晉
宋同心恤病討貳故宋於此為晉伐之蓋當景公之
初晉德衰微諸侯離叛邲之戰見敗於楚是以陳人
無向晉之意而即楚焉夫楚蠻夷也陳中國也以中

國而從蠻夷則陳為可伐而宋伐之正也而衛人徇
孔達之言固守先君之舊好不顧夷夏見大義方且出
師救陳則是衛人助夷狄拒中國其救為不正也故
經於宋稱師於衛稱人則罪衛之意可知○襄十五
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蓋魯自成公背
齊從晉鞏之戰晉敗齊師請盟袁婁自是齊不犯魯
者三十年非魯能拒齊也以悼公與霸晉強齊弱晉
足以制齊故魯賴以無患也及悼公末年晉霸稍衰
衛侯奔齊問齊之好齊侯始復脩怨於我伐我北鄙
而圍成是年悼公既沒平公嗣位諸侯乘悼之亡各
相攜貳征四伐起莫適為主求如悼公之時命於
晉不可得矣故圍成之師公雖往救不過至遇而已
遇晉邑也救成而至遇是魯畏齊而不敢進也畏齊
而不敢進以為不足為魯援故也故書曰公救成至
遇非徒病魯亦傷晉也凡此皆諸侯之救也

經書大夫救者

僖十五年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夫徐以弱小
之國見戕於楚是時齊侯主霸牡丘之盟諸侯悉至
將以援徐拒而經乃言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何哉蓋小白自葵丘之會霸業已衰故楚人乘間浸

以驕暴觀僖十年伐黃十二年滅黃至是時滅徐則其服齊之心不及於前可知也。杜丘之盟雖糾率諸侯將為徐援而懼楚之強不敢赴難是以公孫敖率諸大夫以往救之而又不足以成功。故此年書楚人敗徐于婁林則諸大夫之師初無補於徐可知也。且小白經營中國功蓋當時宜乎提師救難蔑無不濟而救徐之師遠次于匡婁之大夫卒不克濟則罪可知矣。何則能以身任難然後能使人救難。今小白畏楚之患自處於安而推難與人宜乎諸大夫之不及事也。故經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責諸大夫之輕而罪齊侯之重也。○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蓋楚自重耳之沒復寇中原至是圍江而陽處父伐楚以救之然楚為江病處父之意以楚方欲圍江其鋒必銳吾直救之必貽挫衄從事於楚則江圍自解殊不知救人之師急於水火先於伐楚非江利也。是以晉師雖出而楚卒滅江則處父之救江寔非救也。故書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惡不能救也。○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夫楚自城濮之戰畏晉之強不敢加兵于鄭今晉人既沒中國不振於是始復伐鄭是以趙宣子會諸

大夫之師以救之觀十四年鄭伯與會則趙盾之師亦不可謂無功於鄭也然當時靈公繼文而立不能援鄭却楚克紹先烈而使救鄭之事出於大夫則靈公之罪可知也故稱人微之也不書諸大夫不使救鄭之事大夫得專之也○宣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九年晉卻缺帥師救鄭成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凡此三大夫救陳救鄭無非以楚之侵伐而已然以春秋攷之陳鄭二國雖皆鄰楚而文宣以來楚之病鄭也急何則重且之沒不過十年楚遂伐鄭晉雖力爭而楚不息也至陳則距重耳之霸凡二十年盟會侵伐蔑不從晉及宣元年始有侵陳之師而趙盾救之夫既得鄭又連鄭以侵陳則楚之強橫至此甚矣趙盾勉救難柴林之師伐鄭威楚足以捍陳不及四年陳已回車而向楚則盾之救陳非謂久遠之功也至鄭則自宣己來無歲不有楚師雖黑壤及扈略同盟會而豺狼迫脅隨即叛去故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十二年圍鄭之役楚曾無憚晉之意焉則九年卻缺之救鄭亦非功也及成十二年晉以鞏戰敗齊霸德利與僅能服鄭然蟲牢之盟鄭伯始來而楚兵已臨鄭境矣故六年楚嬰齊伐鄭栾書救之七年嬰齊又伐鄭

景公不勝其忿合諸侯之師同以救鄭鄭始從晉盟于馬陵則乘書之救亦非功也夫以陳鄭之難服如此然則為三卿者蓋亦輔佐景公增修德業糾合諸侯大合兵車以建城濮之戰使荆蠻之楚消縮喪沮遁逃竄伏則霸功可維陳鄭可服而救難之美有倍於前矣不務為此乃區區以孱弱之師声名救援是猶百川崩潰而一簣障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故經所書例皆曰某師師救某者傷晉德之不競三臣之無功也○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按是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故季孫宿救台而遂入鄆先儒狗彘梁之說皆以謂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故書遂以譏之夫當襄公時三家擅權專恣日甚其無君之心久矣矧自文公以來政在大夫歷宣踰成至于襄公齊魯諸臣紛然歸橫盟會征伐出於國君十一也安得而受命哉襄十二年距聖人之生未久使季孫果受命于公則經所書宜有以別異之也蓋宿之出師本欲竊魯之鄆自為封殖而已非有意於救台也然必於救台而入鄆者其意若曰使吾無尺寸之功而率魯之師竊據強邑則諸侯國人必有謀我者今以莒人之圍台出師救之因是而得鄆則吾有救台

之功諸侯國人將必怨我是鄆可長得也夫命令國
君所出也土地國君所守也必若假其命令盜其土
地則聖人之意寧不救台也故書曰季孫也○襄二
十三年叔孫豹救晉蓋晉自成二年敗齊之師諸侯
歸命其後悼公更興霸晉德中與齊興迺事晉不敢爭魯
及悼公卒平公不競齊始易晉而與兵矣故二十三
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叔孫豹師師救之次于雍榆救
而次者畏齊之強不敢奔難故也夫以晉之恩魯深
矣齊雖得志無大造于魯也為魯大夫者忍忘疇昔
之好視晉之困敝不惜一臂之援哉今叔孫豹雖曰
救晉而次于雍榆與不救等也故書救晉而次罪豹
之不赴晉難也○哀七年鄭駟弘帥師救曹按是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又圍曹故駟弘救之鄭寔有惡
於宋初非德曹之也夫雖非德曹然使鄭之師足以勝
宋而釋曹之圍則排難恤災人仁之事春秋亦許之
也柰何鄭雖救曹而明年宋公入曹劫曹伯以歸則
鄭師之出曾無毫髮之助適以堅宋之虐曹爾故書
鄭駟弘帥師救曹病其不能也凡此大夫之救也

經書夷狄救者

僖十八年狄救齊蓋齊以五公子作亂宋伐之戰敗

于亂故狄救齊先儒以謂是年伐衛經書狄人善其救齊故人之也夫春秋苟善其救齊則必曰狄人救齊何救齊稱狄伐衛稱人哉蓋稱狄救齊病狄之強也救難而病狄罪不在救傷中國之不能救齊也○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蓋曹衛楚與國也重耳與霸欲克服強楚無定中原而曹衛附楚梗其喉牙故先侵曹伐衛以折楚之肘臂楚方爭雄諸侯不能存衛則曹^唐焰未可逞故力於救衛以遏晉師則楚之惡可知書曰楚人救衛罪衛不當從楚楚人不得救衛也○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哀十年吳救陳蓋自襄二年城虎牢之後至于此年鄭凡在服而再叛晉也晉以鄭之難服故合諸侯城虎牢以逼之是以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夫晉楚爭鄭自靈公以來無慮四十年且救之且伐之且城之其為鄭禦楚非不力也然楚未嘗出師以救鄭至此始救之靈公昏懦不君隕墜先業固無足道成公在位不父景厲雖號^稱與霸而不^競厥初終無赫赫之功是以數君雖力於救伐終不足以却楚而^庇鄭楚人之意若曰吾雖不救鄭不我棄也洎悼公聿與同盟歸向虎牢之城亳城之盟始足以威荆蠻而衛中國故自蕭魚之會鄭不叛

晉者二十年則攘却之功自重耳以來未有若此之
懿也是以楚人至此始與師以救鄭則楚人之弱力
不敵於晉可知及哀公之末晉德既替楚亦衰微吳
偃然橫行中夏侵齊伐魯敗楚服陳兵師四出橫潰
莫制雖欲有陳鄭而不可得故哀十年楚公子結伐
陳而吳救之經書曰吳救陳傷晉楚之微而救難之
師歸於吳也前謂出於夷狄者此也凡經之書救或
出於天王或出於霸主或出於諸侯或出於大夫或
出於夷狄雖皆有救難之名然考其事跡有師次而
不及事有及事而不成功有成功而不正者違禮失
義若出一律其間僅可取者唯莊二十八年公會齊
人宋人救鄭僖六年諸侯救許襄五年公會七國救
陳而已然則扶患恤灾仁人之難得也如此是宜春
秋重許可也嗚呼使東遷也後王道之正如三代盛
事則列國無侵伐之乱天子無救患之師諸侯大夫
夷狄雖妄自與兵盜一時之譽不可得也不幸王室
不競競出於二霸又不幸而出於諸侯出於大夫重不
幸而出於夷狄政如閨門之內禮法廢壞骨肉相殘
而求救於奴隸委身於盜賊也可勝嘆哉

平

杜曰和而盟曰平春秋凡書平者以其釋怨結好棄
 干戈而修禮文也考群公之年書平者六隱六年鄭
 入來渝平三傳之說左氏及杜為近然亦未盡經意
 蓋是時魯與宋好四年翬常會宋伐鄭五年宋圍長
 葛故是年遂來渝平蓋欲結維好於魯以絕宋之援觀
 八年鄭來歸祊則知渝平為結好明矣○宣四年公
 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斥言公者
 深議之也○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按經文十四年九
 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身宋人
 及楚人平則魯實平之也蓋宋被楚圍九月諸侯莫
 有救者魯比楚親宋使歸父會而平之禮也然春秋
 皆稱人者傳謂大夫未盡經意蓋宋先代之後天子
 之上公而楚蠻夷之國宋不可被屈於楚楚不可得
 志於宋故兩國皆貶稱人○昭七年書暨齊平左謂
 齊伐北燕蓋燕與齊平也夫經書外平若楚宋者必
 曰某與某平也若齊與燕平安得與魯同文哉蓋魯
 自襄公以來與齊結怨按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
 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及至七年以前雖兩與齊
 同會然未嘗有修好之事至是始與魯平故是年叔
 孫婁如齊泣盟則知與魯平明矣說者曰齊來求平

不得已而從之明非魯志也夫齊強魯弱尚矣齊何
畏魯而求成哉蓋自昭公以來夷狄暴橫日甚於前
四年楚子主會于申又連諸侯以伐吳而魯嘗結交
於楚故六年叔弓如楚七年公如楚是時齊有田氏
之權國勢漸微則求成於魯恐魯結楚以謀之也然
則書暨明非魯志明矣。定十年及齊平夫齊魯兩
國雖仇好不常而經書齊伐魯倍於魯之侵齊以齊
強魯齊之勢可以凌魯魯不敢易齊也至定八年齊
未嘗伐魯魯兩侵齊者蓋魯倚晉為重度齊報伐晉
必救援故八年國夏伐我繼書公會晉師于瓦左謂
晉趙鞅帥師救我則其再侵齊魯倚晉明矣齊懼晉
之援而欲收魯之好於是遂及魯平魯亦自是舍晉
以從齊焉終定之世十三年盟齊侯于黃十四年會
齊侯于牽而無好晉之文則魯之背晉從齊又可知
也。十一年及鄭平蓋鄭當定公時背晉從齊故定
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而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魯
方好晉則為晉以侵鄭及與齊好則因齊以好鄭然
則魯之與鄭或仇或好皆為齊晉而已然杜謂和而
不盟曰平攷之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
孫婁如齊涖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蓋

有平而盟者矣杜例說不通也嗟夫春秋之時諸侯日
 尋干戈務相吞滅強大者以力自肆弱小者不能自
 保大抵尚征伐者多修情好者少經於侵伐圍入戰
 取之文不可勝數而書平者終春秋絕六爾然則釋
 怨結平雖未盡講信修睦之道而彼善於此蓋亦春
 秋之所喜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八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十九

遂

為天子之臣而專天子之命為諸侯侯之臣而專諸侯侯
 之命以王法正之皆春秋所誅也故二百四十二年
 書遂者十有九雖事其不同大抵譏其專命自恣而
 叛王法也然其間與霸一時攘夷狄正中夏立諸侯
 之顯功雖得罪於名義而就春秋以論之亦衰世之
 幸不可謂全無取焉何則事有可遂者有不可遂者
 貳國君之命重侵滅之惡救難而次取邑而城若此
 之類是不可遂者也聲兵威以抑強敵合同盟以扶

弱國若此之類是可遂者也是不可遂而春秋不誅
何以懲後世之僭事可遂而春秋不與何以勸後世
之功然則考當時之遂而較其善惡利害則褒貶輕重
之義可得矣請援此論之凡書遂或出於王臣或出
於霸主或出於諸侯或出於大夫或出於夷狄皆自
有次序也

經書王臣遂者一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蓋禮天子不親迎取
后則三公逆之元王取后于紀魯實主婚今使祭公
來謀親迎之期也既謀之則當復命于王王命逆則
逆不可專也今不復命遂自魯如紀逆女故曰祭公
來惡祭公之專命也然不言使者三公代王親迎禮
所宜然不必言使出於王臣也

經書霸主遂者

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蓋是年楚人伐徐小白帥諸侯
合盟將以救徐而畏楚之強不敢進師遂次于匡則
其緩於救患可知故曰公會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
匡譏小白有救徐之名而無成及事之功也○二十八
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温諸侯遂圍許晉文與霸敗楚城濮踐土之盟
温之會兩合諸侯許皆不至故會諸侯圍之也夫小
白圖霸許未嘗不服重耳驟服強楚有震諸侯之威
宜如許之小國俯首脅息听命於下風也今兩會不
至則知晉文之德蓋歉於齊侯矣不能以德綏諸侯
而因會以圍之及明年盟于翟泉許又不至終重耳
之世不能得許則威德不信於諸侯可知也故春秋
書此惡重耳以霸主之威合諸侯之衆壓之以兵不
能致一小國也然此一事也而經兩書遂者下為曹
伯復歸于曹故再書以起文也此出於霸主者也

經書諸侯遂者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蓋男女之別國之
大節禮所當謹也桓公昏亂不能治其室家乃與之
出會諸侯又與如齊終致禍難身殞賊手故直書公
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公之禍起於姜氏也然下言
公與夫人遂如齊則灤之會姜氏在矣而經止書公
不及夫人先儒以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
言及公弗能制此說雖通而未甚明蓋姜氏淫亂賊
君桓公固可誅矣而罪起於公之不制故灤之會沒
言夫人專歸罪於公也若曰彭生之難起於公會齊

侯而樂之會公自專之而已非姜氏所得與也。○文
七年公伐鄭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僖二十三年
公伐邾取須句雖得而不能守故至是復伐而取之
然此書春伐邾而又書三月甲戌不與僖公同文者
公始伐邾恐邾必爭而未敢遽取必逡巡而後取也
雖取須句而猶畏邾之難故下書遂城郟以備之夫
既伐人之國而取其邑又從事於城築之勞其疲敝
師旅不恤民力不亦甚乎故書遂所以甚公殘民之
不仁也。○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蓋
齊懿弒昭公而立易晉靈之昏暗忿魯事晉之久禮
踈於齊故曰子叔姬之事是年秋始侵我西鄙季孫
行父如晉將以假晉之力除齊之難而危之盟諸侯
不能討是以冬復來侵且伐曹入其郭以討其朝魯
是年曹伯來朝夫齊侯不顧婚舊兩侵魯鄙又伐其與國其
罪固不可貸矣然魯馮恃晉力奉事不懈以圖緩急
之援也今魯見屈於齊而晉不能救使齊侯得逞其
靈豈非晉之罪邾。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遂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三傳皆不
書經意蓋成公之行本以會諸侯伐秦道過京師而
朝也觀上文書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則知成公之行

為伐秦明矣夫曰戰伐之事微倣朝王之禮此諸侯不
義之罪春秋所宜誅絕也而夫子婉其辭以書之若
真如京師者疾當時諸侯不朝天子而幸其一見於
衰世故公之行雖不主於朝而春秋之文使若正焉
用見夫子之心切切然在尊周也。襄十年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夏五月遂滅偃陽蓋偃陽微國
也悼公與霸不能卻強楚綏小國乃畏吳之橫率諸
侯而往會之曰之以滅偃陽則其惡甚矣且所貴乎
霸主者以其抑強扶弱也今強者不能抑弱者反見
陵豈霸主之事哉故書公會諸侯會吳于祖五月遂
滅偃陽罪晉悼公會強夷而弱小國也。二十三年齊
侯伐衛遂伐晉按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而剽繼立至
十七年衛石買伐曹十八年晉執石買討其背盟伐
曹之罪衛人懼晉是年冬剽遂會晉圍鄭然衎猶在
齊也及二十一年經書晉欒盈奔楚左謂盈自楚適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是年商
任之會明年沙隨之會衛侯剽背從晉不貳以經傳
攷之則知齊侯之伐晉衛實衛侯衎及欒盈間之也
蓋晉自悼公沒平公繼立國勢削弱衛之所恃者晉

也晉弱則衛亦不競競故齊侯敢肆凌侮伐衛伐晉經書遂者惡齊侯背盟棄好連伐兩國不義之甚也先衛後晉則明衛之伐起於衛術而樂盈助之也凡此皆諸侯之遂事也

經書大夫遂者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蓋結受命以媵婦不受命以結盟今乃矯君之命專事自盟其罪大矣故經書以惡之按是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然則結之出既失媵婦之好且賈齊宋之讎陳人之意以結本媵婦而与齊宋盟其待我輕矣齊宋之意謂吾大國也而魯使二鄉曰事以盟我其待我亦輕矣是以交致侵伐不恤舊好且結一出而召禍於三國也。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按是年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則仲遂之行所以報聘于周也明年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左謂晉分曹田故魯拜晉之賜則仲遂之行將求田於晉也夫僖公既不能朝王天王反來致聘則僖公可因是而往朝矣已不能朝乃遣一大夫而大夫之行本以如求晉田而不主於聘周則其慢王之罪不可赦也說者多罪仲遂專命如晉夫諸侯知有天子則大

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待之禮也僖公不知有天子而責仲遂不尊君不亦難哉然則遂之專命實僖公啟之也。○宣十八年公孫婦父如晉冬婦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三傳之說皆非經意而穀梁失之尤甚蓋仲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思其援立有嬖於遂故其子婦父亦有寵於魯當宣公時魯國之柄多出於遂之父子方宣公未沒國人以公之故不敢討也及使晉而還聞公之薨懼魯人追討其罪不復反命至筮遂奔齊夫人臣之義受命而出君雖薨猶復命也婦父還至筮不復命遂奔齊則其慢君之命甚矣昔楚鬬椒之族克黃自外而入人或止之對曰君天也天可逃乎且使成公果欲追治婦父婦父當省愆念咎听命於君可也詎可卸命而出奔哉然則經書公孫婦父如晉至筮遂奔齊惡婦父之專權而叛國也。○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宿假救難之名入邑以自專也。○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蓋當定公時國勢愈微鄭衛兩國皆晉而婦父故經於七年書齊侯鄭伯盟于鹹又書齊侯衛侯盟于沙晉人忿鄭衛之叛已且失兩國之助於是侵鄭衛以強其見從然是時晉國六卿擅專國政而士鞅尤

其甚者故四年伐鮮虞五年圍之皆出於鞅則侵衛
侵鄭之意實鞅為之非定公所得與也故經書晉士
鞅帥師侵鄭非特惡鞅之專且見晉國衰微權不在
君是致諸侯間晉而相攜貳也此大夫之遂事也

經書夷狄遂者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夫陳鄭二國晉楚所
必爭而宋以附晉常與楚仇者也曩者重耳之霸陳
鄭悉服中國楚不敢爭重耳既沒襄公嗣立而晉霸
雖稍衰而襄公尚能扶持先業未至殞墜楚猶懲創
城濮之師雖有得陳之心而未敢力爭也既且襄公
沒靈公驕昏淫亂怠棄國政楚始易晉然即位之初
猶有趙盾維持國柄故十餘年間楚雖一侵陳而陳
鄭猶未失也及宣元年晉德愈衰不足以保鄭鄭始
向楚楚既得鄭又欲得陳而仇晉之與國故於是侵
陳侵宋經書此者甚傷晉之弱而疾楚之強也然楚
病中原已久聖人以夷狄待之不足深責故稱楚子
若鄭以中國諸侯委心事晉一旦乘其衰弱轉而歸
楚又連楚以侵宋則其得罪百倍於楚子矣是得特
書而人之也○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吳遂滅賴楚靈弒君而立乘晉之

微驅率諸侯主會于申張其威勢既以諸侯伐吳且
憑特虐實焰殺齊慶封又以滅賴則其殘暴不道極矣
故經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胡子淮夷伐
吳甚虐楚之貪殘也或謂申之會楚勢最盛然楚子
自是逞其驕心凌滅諸侯肆溪壑之欲縱虎狼之貪
終於被執乾谿楚遂不競則其衰替實基於申之會
也此夷狄之逐也○凡此數者或貳國君之命或重
侵滅之惡或救難而次或取邑而城要皆得罪聖人
其間所可取者惟小白之伐楚救許悼公之城虎牢
皆有功於當世春秋不得而畫貶之也按僖四年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上潰八國
遂伐楚次于陘夫小白圖霸雖以服楚為急然經營
二十餘年其勢非不盛也至此始舉伐楚之師且不
直搗其巢窟方徘徊於侵蔡然後伐楚又次于陘以
待楚之服從者齊侯非有畏於楚也以謂克敵之功
小全師之功大姑欲外示威聲以折楚之心使兵未
壓境而楚心已沮是不戰而先勝之也故陘之次不
折一戟而楚已攝服遣使請盟自是中國維網一正
而楚人不敢逞則陘之次小白之功大矣○僖六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國

許諸侯遂救許其詳見救許例然書遂者大齊威能

伐鄭又能救許也說者謂僖四年召陵之盟服楚未

幾而鄭已叛齊逃歸楚已背盟伐許齊侯區上再舉

伐鄭之師又勤諸侯救許是楚未嘗服而中國未嘗

寧也春秋安得嘉之曰小白之所失者在未服楚而

已不在救許也且使楚人圍許而小白坐視不救則

其得罪豈不重於此哉觀洮之會鄭來乞盟許男亦

與小白之救許不可謂無功也。襄二年仲孫蔑會

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蓋服鄭以安中國霸者之

美功也悼公合諸侯以伐鄭城虎牢之強邑自是鄭

歸晉者四年則功大於成虎牢矣故虎牢不繫之鄭

以鄭既服而內之內之所以美悼公也前謂聲兵威

以抑夷狄合同盟以扶弱國蓋在於此嗚呼經書遂

者如此其事僅可取者止於三而已矣况三者之事

又皆出於霸主自是之外皆不免於王罰之誅也而

公羊以為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然當時諸侯大夫

孰為安國家利社稷者乎斯言無補於春秋實重摧

次

古者諸侯分國列爵維藩內屏其於救患討貳禦亂
圖安舉能守正引義赴難直前而亡所畏焉春秋衰
世王道息轍侯伯奸義干戈日尋列國之君不能自
保無患雖師徒以救伐國君之奔亡亦以逡巡顧望
不敢頓進故聖人書次以譏之按經書次十有六或
以救伐次或以失國次而事各不同大抵救而以者
或得聖經之褒失國與救而次者皆所以惡之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九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二十

夷狄

古者天下未嘗不有夷狄之患然古者明王在上則
驅攘之功一出於天子故蠻夷醜類雖病中原而兵
威震討禮義柔服海內卒賴以安若文王采薇之師
宣王六月之伐是也周衰王道不振夷狄窺侮漸深
躡蹂中國浸不可制時無賢主尸驅攘之柄故列國
諸侯被其害者在所皆然始也假好於禮文終也逞
志於鋒鏑侵陵大邦夷滅小國諸侯恐懼不敢操戈
而角力焉雖然終春秋之世稍稍衰亡而犬狼之毒

于中國者蓋不淺矣聖人傷聖王之不作夷狄肆橫
採撫魯史其載筆削雖其種類之微必二書之而不
少略焉請得而備論之詩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所謂昆夷即春秋之戎也所謂玁狁則春秋
之狄也戎之類有六曰山戎曰北戎曰姜戎曰維戎
曰茅戎曰陸渾之戎而戎蠻子亦則又諸戎之種也
狄之種有二曰赤狄曰白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則又赤
狄之種也攷之經書戎者十三書狄者三十六計狄
之見經而倍於戎蓋戎自隱桓以來雖先入春秋而
侵擾中國比狄為少賴小白主霸中國之威稍立稱
兵屢伐其勢遂衰僖文之後於經罕見不過助晉敗
秦會晉結盟及敗王師而止耳既宣至襄戎無侵伐
之文而陸渾滅於晉蠻子殺於楚晉又執蠻子赤而
歸之則其衰弱可知矣至狄則自莊公末年始入春
秋驪陵華夏邊以盛強興師侵掠幾無虛歲觀其伐
邢入衛滅溫最為害之大者雖當時二霸相望以起
糾合同盟折服強楚安視狄人之禍未常回戈而北
向焉馴致文公之時二霸既沒諸侯無所倚重狄之
跳梁又甚於前齊晉宋魯諸國交被侵擾終宣之四
年見經者凡二十有一厥後賴晉之力乘狄衰彙搏

其巢窟挫其鋒刃諸侯始得以紓難焉然則就二者而果其強弱則狄盛於戎可按此而見也。○攷夫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左曰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也秋公及戎盟于唐左曰戎請復修戎好也說者以謂隱公能以禮文接好戎虜使遠仇怨息干戈誠得治戎之術也是不然戎醜異類譬若禽獸可以兵威制不可以信義結今隱公削弱不能揚威遠戎乃以中國禮文而交通之示明信於豺狼薦玉帛於氈毳是誘其驕心而來其侵侮也故經書會盟于戎必斥言之所以著公之惡也年戎伐凡伯于楚魯以歸公羊曰此執也言伐之大凡伯也曷為大之不與夷之亂中國也梁曰戎衛也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夫天子之使出聘列國而見伐於戎則諸侯當赴救之可也諸侯不能赴救為凡伯者當盡死節無辱君命可也今戎伐王使執之以歸見衛侯之不救難凡伯之不盡死節矣故經書楚立書以歸者所以交惡之也然執使一臣無事兵威而與伐國同文者大天子之伐不使戎得以執之故以伐國為文所以重王命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曰

修舊好也夫與戎會盟隱固矣桓公復蹈其轍而盟之難以修^好為辭其實有畏於戎也然隱不書至而此至其歸者隱無大惡春秋猶且恕之桓篡殺之人而遠及戎盟則有取危之道故特書至以危之也。莊十八年公^遣戎于濟西三家之說皆戾經意夫諸侯保守封土以衛社稷必堅城壘繕兵革選將帥嚴烽燧謹斥候使夷狄不敢輕以肆侮不幸而來則吾有以備之可也莊公驕^淫逢不道政弊民疲不為備禦之計使戎見侵又不能提師一戰挫其驕蹇使得亟去而始追之何益哉且濟西魯地也言追及濟西則戎之侵我可知也經書無戎侵之文止書追戎其言公之無備來而不知既遠去而始追之也二十年齊人伐我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凡此三傳皆無義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左曰白以其病燕故也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曰人愛齊侯乎山戎也小白內無圍^國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而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戎為之伐矣。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三傳亦無義此戎侵諸侯齊魯伐之事也夫經自隱桓及^莊止言及戎會盟與追戎而已至此始言中國伐之及戎

來侵中國則戎之勢已強也然經於莊二十年與三
十年皆稱齊人至僖十年稱曰齊侯者蓋莊公之時
齊雖伐戎而戎無懼心猶逞志于中國故二十年齊
伐戎而二十四年戎乃侵曹致曹羈出奔則是前年
之伐不足以禦戎而戎敢易之故至此也至二十六
年公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皆不成驅攘之功是
以春秋例貶齊而人之然於公不貶者責霸者重而
責公輕也洎僖十一年一伐之後戎遂帖服終文宣
之世不復為中國患故中國於戎亦無侵伐之事則
小白攘夷狄救中國之功至此始云盛矣經特書齊
侯之爵所以歸美之也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於殽蓋晉以韓之戰結怨於秦及晉襄繼立復
修前怨遂連姜戎伐秦而敗其師夫伐人之國其罪
固已深矣然連中國猶云可也今晉襄交結荒夷剪
伐同好自春秋已來開禍於此則其獲罪聖人寧可
貸乎故經書晉人深貶之也○文八年公子遂會緄
戎盟于暴左曰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遂會伊緄
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杜預釋傳之旨謂伊緄
之戎將伐魯公子遂與晉盟衡雍不及復君專命與
盟春秋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遂以貴之詳觀經文

此說未然夫經書遂事未嘗離文也今壬午盟衡雍而已酉盟暴春秋兩出稱公子遂安得為遂事哉蓋經凡書戎狄盟者皆有畏於戎故屈禮而與之盟也使雖戎果欲侵魯仲遂既為卿任任國重事則當稟命文公率國人而拒之何至優柔畏懦而與之盟哉况自文公以來大夫專政實始此時按其專恣仲遂居夏故當時會盟征伐類出於遂則經書此者非特惡其盟戎亦惡其專政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蓋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驅除戎虜而王師反為所敗則其削弱可知也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為文非特存周亦以傷周之衰也。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左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不疾乃疾之也夫戎蠻與楚均夷狄也楚恃強暴而殘害之固可罪也而又誘以殺之設狙詐之計肆虎狼之毒則其罪又甚於伐其國而執殺之者宜乎春秋名楚子與十一年楚誘蔡子般殺之同文也而經於此不名楚子者蓋夷狄相殘自古以然非若中國見害於夷狄可深言而重責

也故聖人特異其文以為夷夏之別耳。十七年晉
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
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
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
戎備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
子奔楚。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氏曰
楚單浮餘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晉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將裂田與蠻氏而
城之且將與之卜蠻子听卜遂執之以畀楚公羊曰
赤戎蠻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母子北宮子曰辟晉
伯而京師楚也夫蠻戎夷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
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先王討叛懷服仁威並行曷
嘗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皆悉文殺之
哉當昭衰之時戎未嘗為晉患而荀吳滅其國晉執
其長以歸楚雖曰中國之禦夷狄當以兵威然彼不
我患而殘虐之如此蓋亦幾於不仁矣雖然按左氏
之言荀吳滅陸渾戎則是晉與楚爭強也而衰四年
執戎蠻子以歸于楚何哉蓋當是時晉頃初立晉國
雖微猶能與楚抗也至衰四年晉霸愈微支吾不能
於是鉗制于楚悅僂首以听命而已然則執戎蠻子赤

歸于楚豈非制命在楚故歟聖人書此非特譏晉之殘暴亦以傷其衰弱也凡此者皆西戎見經之始終也

狄之交亂諸侯者八國

邢衛齊晉魯宋溫鄭是也邢以莊三十二年見伐於狄按閔元年齊救邢蓋當時霸主急邢之難攝北之次夷儀之城雖能存邢而不能却狄邢知中國之不可深恃又懼狄師之再臨於是厚結狄人與同好惡故僖十八年連狄伐衛二十年且及齊盟狄則邢之所以圖圖交狄以保其封土而有貳於中國者寔小白之過也○衛以閔二年狄入其國喪其宗社雖賴小白之德合諸侯之助遷之楚立不至滅亡然不免於夷儀之遷遷之國後數被侵伐僖十三年侵之十八年伐之二十一年又侵之三十二年之終僖之世

狄病衛者凡四衛人不勝其憤故三十二年侵狄以報積年之怨然則衛之所以稱兵于狄者非誠欲勝之也蓋以累困於狄示之太弱非張吾三軍被吾甲兵以聲威於狄人則不可以要其盟好姑假是以結之所以侵狄之後遂與狄盟也雖然衛之勢終不可以勝狄而狄之心終不肯以貨衛於是文十三年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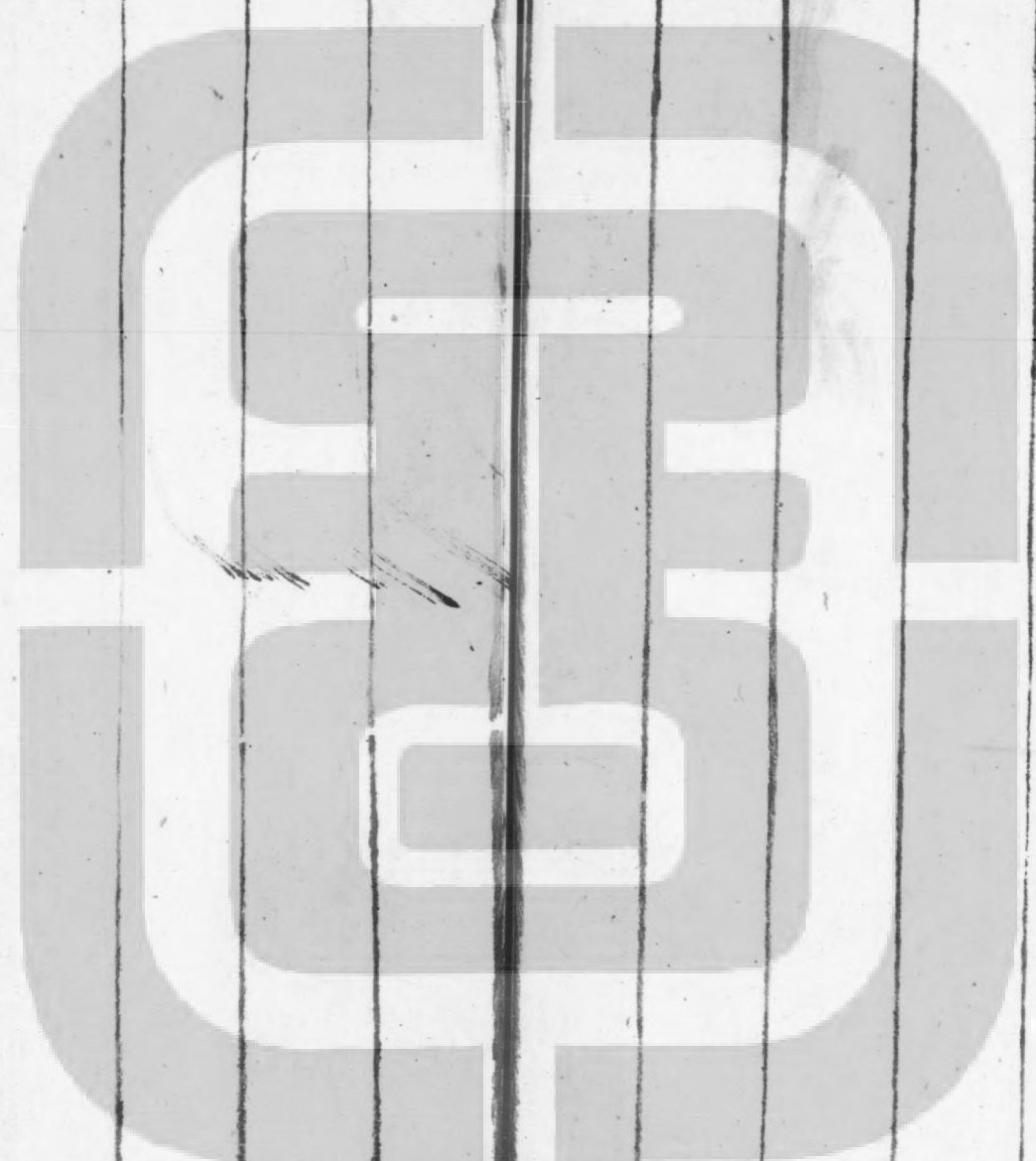
復侵衛而衛卒不能以報伐然則衛之所以疲於狄者寔小白不能攘却救衛於未亡之前也。齊以僖十八年五公子爭亂宋襄欲立孝公與齊師戰虜齊師敗於宋。齊師救之不克狄遂救齊考之傳無虜衛姬所出當是時狄方仇衛故狄救齊者有惡於衛欲出無虜而立孝公也。孝公既立德狄人之助二十年遂與狄盟終孝公在位狄不侵齊是知狄人之救齊其助孝公明矣。及昭公繼立二十年狄遂侵齊。庶懿至惠狄之侵齊者凡七焉。然當時齊之子孫無小白之賢不能宣威儼狄而坐受狄人之侵侮未聞敢一稱兵嗟乎齊強國也距小白之沒纔十餘年中國諸侯猶憚齊而狄敢易之則其強暴可知矣。僖八年狄伐晉蓋是時晉始入春秋國勢未強故狄敢伐無所畏憚自文公興霸雄長諸侯狄人自是無復加兵及宣八年晉與小白狄伐秦賴倚角之力晉人德之故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以固狄好然晉人既賴其助且與之會恃其強足以勝狄於是肆其殘虐變其種類故經於十五年晉人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左氏謂討赤狄之餘夫狄

雖之倍可伐可滅然必其罪可討雖夷狄之不恤也今狄未嘗一為晉患晉既與伐秦又與同盟一旦反好致仇剪滅芟除如刈草芥是則晉之罪也狄人懲晉不德故成九年背晉從齊連秦人以伐晉蓋晉秦仇也狄既憤晉無所釋憾是以從晉仇國併力攻之然則晉之所以失狄者實自取之也自後晉狄交怨兩敗狄師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終於春秋雖不甚弱亦復為中國病然晉之貪殘之者初非其道也。若夫文七年值中國无霸魯文豫怠狄人間而小侵之故是年書狄我西鄙至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以服其侵魯既既勝狄而屈服之狄用是懲懼服特不敢窺魯且又遠來從好故襄十八年白狄來所以見狄之屈於魯也。至鄭國以弱小之國左齊右楚脅制不暇且當狄陸梁之時未易角敵故僖十四年二十四年兩被狄侵伐而鄭不敢報迄無伐狄之事蓋鄭國編小勢不能與狄爭且曰虞楚患不遑勞兵於遠也。唯宋國且遠於狄其被患也此諸侯為少不過文十年狄一侵之而已。至溫小國而且近狄其被患也此諸國為甚故唯僖十年特書狄滅溫而它無滅國之

文馬凡此者皆北狄見經之始終也。雖然考春秋而論之戎自僖十年齊侯許男伐之浸以衰微罕見中國此霸者攘却之功也至狄始於閔僖盛於文公至襄昭之後則不能病中國而中國反病之其貪暴之勢浸優衰於前何也說者以謂襄昭以來諸侯同盟同會特多於前雖列國自相誅夷而中國之威猶足以駕馭夷狄譬若摧門世族雖其禮法廢壞箕裘之業不競而雄強惡少尚能隄防門戶使閭里小盜不敢侵侮也是不然夫以一霸赫上之功實春秋之領袖而狄之貪恠侵伐自如亡所畏憚况其後嗣子孫不及先君之萬萬乎蓋夷狄興廢自古不常或盛而後衰或衰而後盛惟其時而已當襄昭之後西戎无熄北狄亦微則其衰微不復曩時之盛者亦時適然也然則戎狄可得而治乎曰古人有言叛則討之服則懷之嚴守禦以備不虞脩政刑以威不軌此先王治禦之道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七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七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七 五



此書餘姚黃國學圭一贈蓋其父梨洲先生
所藏而東海公刻經解時所未及見者也案
宋志此事凡二十卷書錄解題云然今其卷
數正合但目錄有遺誤耳其序第二無考
第三係陳龍川筆前後闕略尚多不敢輒
補以存其舊待暇時詳審而是正之

康熙四十有六年九月朔庚戌

書

